

树高千尺不忘根

——访词作家石顺义

■本报记者 袁丽萍

回望经典

石顺义，著名词作家，河北沙河人。1949年11月出生，1970年入伍，原空军文工团创作室主任。他创作的歌曲曾多次获得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解放军文艺奖等，其中《说句心里话》《父老乡亲》《一二三四歌》《想家的時候》《兵哥哥》《我的士兵兄弟》《军人本色》《白发亲娘》等多首歌曲，在军内外被广为传唱，产生深远影响。

记者：您曾在原第63集团军某地兵团服役8年。有人说，这8年为您今后的创作注入了最真实的情感。您怎么看？

石顺义：入伍后，我们连队驻守在黄土高坡的农村，生活条件差，训练很辛苦。但我也因此得到锻炼，得以深深了解基层部队的生活和战士们的情感。连队没有营房，我们住在老乡家里，集合在院子里，所以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密切，这培养了我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。后来我能写出《说句心里话》《父老乡亲》，能写出一些战士喜欢唱的歌曲，跟这几年的生活密不可分。

记者：您是如何走上歌词创作道路的呢？

石顺义：当战士时，我写了很多诗，其中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的一组诗《浪里练兵歌》，比较有影响。后来就认识了来部队采风的张士燮、石祥等老师。他们建议我往歌词上转一转。我说我没干过，干不了。石祥老师鼓励我说，他以前也没干过，但诗和词毕竟是姊妹艺术，在文学上是相通的。他说：“你有基础，再寻找、摸索到音乐的感觉，就能写了。”但这个“摸索”不是那么简单，我一摸索就摸索了整整10年。我1979年调到空军文工团，直到1990年才写出一首有传唱度的歌，就是《说句心里话》。

记者：《说句心里话》的传唱度很高，曾被评为“90年代战士最喜爱的歌”。这首歌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流传到现在，为什么会受这么多人喜欢？

石顺义：在我看来，这首歌鲜活地表现了一个具有普通人各种情感的解放军士兵的心声，是从生活中来的，所以有生命力。没有我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岁月，没有当时部队那种艰苦、那个想家、歌里的那种感情不会那么浓郁。为什么越是艰苦地方、偏远地区，大家越喜欢唱这首歌？为什么基层战士一唱就唱那么有共鸣？因为战士也是人，这首歌里有人性的光芒，那种朴实的话语，触动了人的内心。

当时正好部队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说真话、说心里话。这点很触动我。我就想，基层战士，他的心里话是什么呢？

我在新兵连时，指导员给我们上教育课。他问一个十五六岁的战士：“你想家吗？”“不想！”再问：“想不想？”“不想！”我们都跟着喊。“说心里话，到底想不想？”“我想家。”小战士一下子就掉眼泪了。写词时，我的脑海里就是新兵入伍教育的那个情景。新兵不可能不想家，只是不敢说，怕说想家不光荣。那当兵为什么？我们还是为了最爱的人。“你不扛枪，我不扛枪，谁保卫咱妈，谁保卫咱家”，这是很人性化的东西。第二段里，我写“有国才有家”“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保卫咱祖国，谁保卫咱家”，这就是升华了。这首歌它没有花里胡哨的语言，战士一听，就觉得



石顺义（左二）与臧云飞、阎维文切磋作品。石顺义提供



《一二三四歌》从上世纪90年代流传至今。图为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副连长王玉振，为新训骨干教唱《一二三四歌》。孙吉摄

这首歌是在抒发他自己的内心情感，一下就接受了。

这首歌的作曲是士心。他是相当有才华的一个作曲家，可惜英年早逝。之前我们并不认识，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部队深入生活，这才熟悉了。士心说，他们在准备全军第四届文艺调演的事情，阎维文想让他写一首能打得响的歌，问我有什好词，要掏心窝子的。我说巧了，就给他念了《说句心里话》。士心也在基层当过多年的兵，知道战士的这种感情。他说：“这个行，你放我走吧。”过了一两个月，没信儿，我以为了拉倒了吧。突然有一天夜里，士心打了我家楼道里的电话。都夜里12点了，士心在电话里给我唱起歌来。他说这首歌啊，请等着吧，会火。后来这首歌果然就被唱响了。

记者：部队官兵天天喊的“一二三四”，也被您创作成了一首《一二三四歌》，非常受大家喜欢。您怎么想到创作这首歌的？

石顺义：这首歌是阎维文约我写的。他想要一首演唱中能跟观众互动的歌。他觉得下部队慰问演出时，不能光唱《小白杨》《说句心里话》《想家的時候》这些抒情歌曲，得有一个一下就立起来的、演出效果很振奋的歌。阎维文说：“我老忘不了部队排山倒海地喊‘一二三四’的情景，把这个写成一首歌多好。”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，就“交给”我吧，我去琢磨。

“一二三四”，是个口号啊，怎么在歌曲里反映？我给它加了个“歌”字，赋予它一种形象。这“歌”谁教我的？

“绿色军管教给我”。唱得怎么样？“唱得山摇地动，唱得花开水欢乐”。唱给谁的？“唱给妈妈和祖国”。后面我借了“藏头诗”的形式，“一杆钢枪交给我，二话没说为祖国，三军将士苦为乐，四海为家，哪里有我，哪里就有战士的歌……”这样就“一二三四”形象化了，赋予更深的内涵。

我写好词，臧云飞来谱曲，然后我再跟阎维文去磨合，所以说这首歌是大家的力量。这首歌是1993年冬天写完的。那年央视春节晚会前，大冬天，下着雪，我们仨打了辆黄面包车，赶到春晚剧组去给导演送这首歌。臧云飞拿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录音机，在导演办公室给他放歌。那是第一版的歌曲，录音效果一般。但就放了两分钟，导演“啪”地一摁录音机开关，说：“太棒了，就是它了。”我上春晚的许多歌，这首歌是最容易的。

记者：歌曲《父老乡亲》大气深情，朴实真挚，感动了很多。这首歌是如何创作的？

石顺义：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，我下班回家，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、几斤小米，也没留名字，只说这是我家乡特产。我一看，那个装米的粗布口袋还打着补丁。我知道，这是某个一直没忘记我、却已被我淡忘的父老乡亲送来的。我心情很平静，回想起我的成长经历。我出生在农村，入伍后，部队多年也一直驻守农村，我忘不了中国农民那种勤劳善良、朴实憨厚。在部队野营路上，乡亲们把烧好火炕的房子让给部队住，

把一年里仅有的几斤白面给战士们包饺子吃。如今我的生活好了，但我也不能忘记养育我的父老乡亲。那我们党，我们这支军队呢？我觉得同样不能忘记根是人民。想到这里，歌词一下就涌上来了：“我生在一个小山村，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……啊，父老乡亲，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……”

那个晚上，我落泪了。我相信这首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作品，能感动自己，也一定能感动别人。这首歌的作曲是老作曲家王锡仁，他曾创作过《珊瑚颂》《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》。那天他在电话里给我哼唱这首歌的旋律，唱着唱着，老人也哽咽了。他说从这首歌词中，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，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。

记者：《兵哥哥》这首歌，情感非常细腻，而且在这首歌流传之前，“兵哥哥”这个称呼，也比较少见。这首歌的灵感从何而来？

石顺义：那年我们创作室到原15军的部队采风，我跟羊鸣老师去菜市场买水果。有个小姑娘，朝着我们喊：“兵哥哥，过来，过来！”那时候很多人称呼我们“当兵的”，甚至还有个人叫我们“傻大兵”。现在有人叫我们“兵哥哥”。它是一种昵称，是亲切的、美好的，虽然有点调侃，但绝不是不尊重。突然，我灵感就来了。“想死个人的兵哥哥，去年他当兵到哨所，夜晚他是我枕上的梦，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……”当天我就写出来几句。这个歌是一个恋人的歌，在歌颂他的“兵哥哥”，是“心中的星一颗”，在诉说“家中的事儿交给我”。在1996年春节晚会一唱，这首歌很快就流传开了。

记者：对部队业余音乐创作者，您能否给他们提些建议？

石顺义：我们始终要相信：艺术，人们是需要的，部队是需要的，战士是需要的。只要你有好歌，现在媒体这么发达，渠道这么多，肯定不会埋没。再一个，创作一定不能急功近利。好歌的诞生，是有感而发，是生活中的哪一点触动了你，我愿意去写。写歌，是为了人们喜欢唱，而不是拿奖。对词作家来说，写得多，没有一首能立起来的，得奖再多，没有一首流传开的，就不算成功。部队业余创作者生活在基层一线，要“用我的心，握你的手”，用心去反映战士的生活，才能写出精品佳作。

（章宇、王铁整理）

采访手记

可爱的人

■袁丽萍

采访石顺义老师，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经常是聊着聊着，歌声就响起来了。他创作的那些经典歌曲，他一开口，就能引得不由自主地往下唱。

他的歌里，战士是想家的，“兵哥哥”也是“星一颗”，“一二三四”是首歌，风雨中会显出军人本色……

为什么能把歌词写到战士心里去？

他说，是因为“我当过战士，我爱写战士的歌”。

的确，他的歌词里，有迷彩生活，有战士情感，总让人觉得很走心。

他是可爱的人，也用心在歌唱生活，歌唱那些可爱的人。

新战士们献身强军使命、投身强军实践的战斗豪情，抒发了新时代高原军人扎根边疆、矢志强军的决心意志。比赛现场，参赛队员们果敢坚毅的目光和洪亮豪迈的歌声，让人们感受到红色基因在新战士血脉里的赓续传承。

组织新战士参观西藏军区军史馆、深入开展党史军史教育、教唱《强军战歌》《西藏军区之歌》等战斗歌曲……据了解，自新兵入营以来，该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帮助新战士从中感悟红色传统，获取奋进力量。

左图为该旅“争做新时代的好战士”主题歌咏比赛场景。

彭开强摄

文化山河

“将登太行雪满山”，一场大雪，将太行山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中。雪停，层峦叠嶂，银装素裹，蔚为壮观。站在山脚仰视，茫茫天色，有触手可及的错觉；登上一处山顶俯瞰，群山苍翠深邃，让人引发超越时空的遐思。

太行山，又被人们称为王母山，是女娲补天、精卫填海、愚公移山等神话的故乡。太行山之雄奇，自古闻名。曹操曾发出“北上太行山，艰哉何巍巍”的感叹，白居易初入太行山，便写下“羊肠不可上”的诗篇。苏轼言，“上党从来天下脊”。元代诗人熊戴有诗云，“天下多名山，太行居第一”。

从版图上，中国地形自西向东，顺势而下，唯独太行山从北向南挺起一道脊梁，险峻雄奇、矗立北国，自有雄视中原、俯瞰燕赵的气概。太行山脉群山万壑、峭壁嶙峋、地势险要，历来被视为兵家要冲之地。从春秋战国到新中国成立前，两千多年间，烽火不息。齐桓公伐晋，入孟门，登太行。秦伐韩，在大行山“决羊肠之险”。秦赵两国为争夺上党，在今晋城高平境内，展开著名的长平之战。刘邦受困于荥阳，成皋之间，最终靠大行天险转危为安。隋末，李世民进据虎牢，使窦建德不能越过太行，李世民趁机收复河东之地……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太行山地区更是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根据地，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战略要地。毛泽东曾说，“据太行者据天下”。巍巍太行山，见证着一场场胜利，见证着流血牺牲，见证着中国军民团结一心抗争到底的信心与决心。

1937年全民抗战开始后，八路军东渡黄河，挺进太行，开辟抗日根据地。太行山脉深深的褶皱里，星星点点的小村庄犹如一颗颗红色种子，在大行母亲的哺育下，发芽，开花，结果。

不断发展壮大的抗日力量，让侵略者变得疯狂，敌人沿着交通线修建碉堡、炮楼，“网”越织越密。如何挫败日军“囚笼政策”？八路军决定实施对敌交通线的破击作战。

大战前的夜晚，出奇的静。八路军悄悄游到战斗位置，静静等待。一声令下，战士们迅速扑向日军控制的据点、车站、铁路线，喊杀声犹如霹雳闪电。此后的几个月里，太行山见证了1800多次大小战斗。“百团大战”的熊熊战火，密密麻麻地燃遍了太行山。

日寇遭到沉重打击，恼羞成怒，开始疯狂扫荡。太行母亲巍峨耸立，张开宽广的臂膀，拥抱、鼓励着不平凡的儿女。“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？”没有粮食自己种，没有水源自己挖，没有衣物自己织。抗日军民在艰难中孕育着翻天覆地的力量。

正如那首歌中所唱，“母亲叫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……敌人从哪里进攻，我们就要在哪里灭亡！”中国军民在大行山上，挺起不屈的脊梁，绘就一幅幅慷慨激昂的壮烈画卷，书写着民族抗战的英雄史诗。

1948年，太行山东麓的西柏坡，迎来党中央的脚步驻留——一轮朝日正喷薄欲出，新中国在这里孕育。

如果不是来到这片小山村亲眼看到，谁能想到，那4间低矮的土坯房，就是解放军总部作战室。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，党中央指挥着数百万军队，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驰骋，连续打赢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，让人民战争血与火的华彩乐章演奏得雄壮激昂。

硝烟远去，站在历史的窗口眺望，太行山这条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余公里的山脊线，在那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里，分明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。

“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”。血性忠义、坚贞不屈，这片大山赋予子民特有的品格气质。上世纪60年代，面对早垦肆虐，十万太行儿女“誓把山河重新安排”，一头扎进茫茫深山，劈山修渠，引水入林。

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，物资匮乏、资金短缺、技术落后，但勤劳勇敢的太行人民，仍然激情燃烧、舍生忘死、十载苦干，他们让太行山上少了1250个山头，多了152座渡槽、211个隧洞。一条人工天河“红旗渠”沿着山腰流淌，滋润了2046平方公里的林州大地……

冬日暖阳，为雪后的山林染上一片金光，静谧、祥和。伟大的太行精神，激励着新时代的人们奋力前行。延绵八百里的大行山，也正在走向蓬勃繁盛的未

太行脊梁

■ 二 立



巍巍太行（中国画）

郭红星作

基层文化景观

战歌激扬兵之初

■杨守宝 本报记者 郭丰宽

近日，西藏军区某炮兵旅举行“争做新时代的好战士”主题歌咏比赛。歌声激昂，旋律铿锵，该旅各新兵连组成多支合唱方阵，依次登台演唱。台下掌声不断，气氛热烈。

“用汗水与血肉凝成铸就，用青春和生命培塑锻造……”大学生新兵王庚为连队参赛歌曲《前进吧，雪域将士》作开场朗诵。为了

写好这段朗诵词，赛前他在网上查阅了大量关于老十八军的资料，深切感受到了“老西藏精神”的丰富内涵，充分感受到这首战歌的鼓舞激励作用。

“十八军的历史写满荣光，老西藏精神血脉里流淌……”走过风和雨，历经血与火，光荣的炮兵旅，军旗下集合……”一首首战歌唱响了



长征

第4721期